



扫描二维码“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密须鼓

石凌：原名张惠灵，甘肃灵台人。已出版散文集《且行且吟》《素蓝如瓦》、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长篇小说《支离歌》。散文集《素蓝如瓦》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评论集《一川巨流贯风烟》获甘肃省第三届文艺评论奖。

秦岭听风

1
最初是涛声
松涛，江涛
如雷，似鼓
万马奔腾在秦岭
百鸟朝凤在秦岭
高处雪花坠落
低处芙蓉绽放

南北分界的交会点
交响乐持续演奏
鹰在山巅长啸
雁在空中歌唱
琴声来自牧樵人的脚边
数以亿计的溪流
拨弄身边的石头
奏出心曲

平凉

约会太白（组诗）

◎石凌

我在风声中坐下
坐在神歇息过的石头上听风
诉说草木的疼痛

2

秦岭是风的产床
东风
西风
南风
北风
在秦岭行走，总是与风撞个满怀
东风撞倒你
西风扶住你
南风掀起你的头发
北风摁住你的双脚

南来北往的风
经常为了争抢道路大打出手
北风吼叫，他要去大白约会大雪
南风着急，她要过终南吹绿原野
东风与西风，是一对情人
他们匆忙拥抱，又仓促分手
昆仑在左
大海在右
谁也不能停住奔跑的脚步

3

一边是长江
一边是黄河
这来自青藏高原的游龙
在秦岭相汇
言语碰撞的声音坚硬如铁

写在大地上的天书密密麻麻
一行松涛
一行柏丛
还有数不清的红枫、云杉
落叶的与不落叶的
它们在盘古辟地前生根
在女娲补天时繁衍
如今都已子孙满堂

在秦岭
每一颗石头都有心脏
每一段流水都有故事
每一棵大树都有历史

谁先说
说什么
议会制还是立宪制
南来的大雁往哪儿飞
奔跑的麋鹿往哪里藏
风言往东
风语往西
秦岭，天天都在举行严肃的会议

我在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
听树们交流思想
苍鹰与猎豹讨论议程
有时窃窃私语
有时大吼大叫

听

悬泉流瀑，拨动万年古藤
清风明月，回荡千古清音

太白问雪

谁在青峰上抚琴
谁在千壑里吟诗
谁在幽谷中歌唱
谁在清流间淋浴
……
我一问三叩首
拜额顶的雪峰，也拜脚下的沙砾

林木稀薄处，云朵落下来
盖在六月峰顶
一片白是一万粒雪
一片片的白覆下来
就成了太白

佛在云端打坐
道在峡壁炼丹

我在山中问雪

谁撬动太古的岩石
谁植下奇异的林木
谁播下珍草的种子
谁收藏百鸟的鸣唱
谁把太白当天堂

流水淙淙
山岚氤氲
雪不语，太白不语

神兽出没是麒麟
神鲑洄游寻故乡
我们踩着先祖的足迹
丈量信仰的高度

在青峰峡

我肯定不是第一次来过
树丛里的石头是我梦中见过的模样
悬崖上的瀑布送来千年前的清音

那时候，我们在山间
观雪，听风，看月光穿过石丛

一月光，二分流水
数不清的石头覆着亿万粒雪
我们打柴，挖药，任清泉漫过脚趾
采一棵甘草，两根半夏，三拥柴胡
治愈经年的疼痛
更多的时候，我舀泉水煮茶
品尝草木的清香
那些来自岩石的血液 松柏的泪滴
至今透亮 清洁 仿佛不曾经过
时光的过滤

红了一半的红叶继续红着
流了亿万年的清泉继续流着
古藤上飞起一只蝴蝶，带着庄周的沉思
密林中传来几声长啸
述说豹子的孤独

苞谷年代

◎李巨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人，最透心彻骨的饮食记忆应该是苞谷，陕西方言指玉米。苞谷地域不同叫法有异，苞芦、玉茭、苞米、棒子、粟米、玉蜀黍、玉米、芦黍等，都是它的别称。这种现代人眼里的速生杂粮，在我们的父母之邦，却能酝酿出很诗意的名字。

我们那代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这种情结多半源于苞谷年代的赐予。这种平常而廉价的赐予，却是我们蓦然间发觉珍贵的福报。生活是不经意间变化的，最鲜明的标志应该是饮食习惯的骤变。在全民养生的时下，那些从未以玉米为主食的专家，突然间发现玉米是保健佳品，因它含有膳食纤维，具有通便健脾、提高免疫力、预防肿瘤的功效，它的须叶都有着利尿消肿、医治慢性肾炎的作用。夺人眼球的是，它竟然有着神奇的减肥效能，一种粗粮一旦贴上堂而皇之的标签，它定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一种叫我们这代人瞠目结舌的震撼。一天三顿吃腻味甚至倒胃口的杂粮，在超市里竟然和小时难得一见的大米有着同等的价格。

小时候是在一天三顿玉米餐中长大的，早上玉米糝糝，中午玉米搅团，晚上玉米糝糝，再加以玉米面做的发糕，基本就是一天果腹的主食。玉米糝糝是把苞谷粒磨成大小三种颗粒熬就的稀饭，大颗粒的是把一粒玉米磨成六七瓣，需要长时间的煮熟，一般会加些许小绿豆，夏日炎炎是最好的消暑美味。扁豆拌汤那是光景红火的殷实人家的标配，再配一小碟油炸馍片，应该是我们孩童眼里皇上的日子。中小颗粒的玉米糝糝好熬易煮，通常会放一小勺碱面增加黏度。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不会做饭，看父母辛劳不易，一天下午放学后便勤快熬起了糝糝，想着多放些碱面会更黏更香，就自作主张多放了两小

勺，一尝苦不堪言，不停加水不停加玉米糝，最后熬了一大锅，是平常三四天的量！知道闯下大祸，只好在父母回家吃饭的当口逃之夭夭。

中午一般是玉米面做的搅团，好搅团七十二搅，然后做成漏鱼或摊在案板上晚饭凉调吃。日子好些的人家会加些小麦面粉，做成的搅团会更加筋道。发糕也是，殷实人家会掺些白面粉，这样的发糕自然讨孩子们的欢心。课余吃零食时，一色玉米面做的发糕，绝大多数同学都手捧一块黄澄澄的发糕，追逐打闹着。只有极少数同学的口福稍好，发糕是掺了小麦面的上品美食。

西府农村人把吃晚饭叫喝汤，据说是周朝延传至今。喝汤要么喝玉米糝糝，要么把中午摊在案板上的搅团一热，切成麻将块大小，煮些绿叶菜，一天的日子便画上了句号。实在还不耐饱，蒸屉里取一块发糕便了事。在那个以玉米为主食的年月，其实家家日子都很恹恹，老老少少端一碗大门外院院蹴一圈，不用瞧，基本都是一个样。中午饭最惬意的便是蹲在生产队的广播下听单田芳老师的评书。晚饭也一样，一大圈围着一台小收音机或村队部的小黑白电视机，那个拿队部大门钥匙的老哥便是我眼里最成功的男人。

家乡书房沟是旱地多水地少，我全家五口人，水地总共才六分地，一年两料，一料麦子，一料玉米，一等一的好田地。玉米是种速生粮，从播种、拔秧、夹护、浇灌、收获，只有三四个月的生长期。玉米喜水，大旱一周就短收，全村几十亩地也就守着那一口机井，尤其是玉米拔节起穗的时分，家家户户围着机井转，老老少少地里忙。当了半辈子兵的父亲种庄稼也不是行家里手，师傅教不了自家儿，父亲去世早，种庄稼一直是自己瞎琢磨，纯属靠跟

着父亲偶尔下地的模糊记忆侍弄。玉米长到一尺左右时，要逐行夹护，每行玉米根部都夹持成棱角鲜明的梯字形小土墙，然后行与行之间再隔成两米长的相互勾连的小段便于存水，这样浇完地后，地里存的水能保持更长久水分。我种的玉米虽然扭扭歪歪，但在地旁看还长势喜人。由于夹护水平不行，浇完地后，断的档都被肆意泛滥的水流冲毁，存不住水。直到玉米长到齐腰高时，我的田地两头貌似丰收在望，但中间的玉米还只是膝盖般高，整个田地是“骑的骆驼驮的鸡，高的高来低的低”，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收成却一塌糊涂。小麦种植也一样，纯属一个门外汉。看来种庄稼和当老师一样，得手把手和学生厮混在一起。

二十年如一日的玉米记忆就是在这无以复加的苦难日子里形成的，玉米糝糝里煮些红薯，金裹银馒头，一煮就烂的裹裹面，争着抢着的玉米锅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再怎么折腾，玉米还是玉米，花样再多也是不揭锅就知道的标配饭食。唯一深刻的美好记忆是过生日，母亲在玉米糝糝里埋了颗鸡蛋，叫周边的伙伴们眼红了好几天。

玉米的确浑身是宝，它被锋利无比的锄头挖倒后，它的主干也是孩童手里甜美无比的“甘蔗”，甚至有着比甘蔗更美好的记忆。能种玉米的田地自然要种小麦，龙口夺食的农夫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把它打成捆，拉至地头，弃之若敝屣堆成小山头。只有到农闲时节的冬至时分，才想起它的存在，旋风般装上车，拉到后院一码，成为过冬的主要柴火。在它只有百天的仓促生命中，一直父亲般昂扬着它不屈的头颅，哪怕是暴风骤雨突然袭来，也未曾弯下它那孕育着绚烂生命的腰身。

一直读不懂父亲，在他陪伴我十几

年的回忆中除了不倦的身影便是他对我转瞬即逝的眉头，还有那匕首般的目光。直到自己做了父亲，在陪儿子一同成长的岁月中，才深深体会到他那根铁不成钢的心怀。下意识一直认为是他让我的童年失却了许多欢愉时光，四五岁开始就跟着两位姐姐屁股后面成了一位小大人，跌跌撞撞一直走到了今天。

工作后，吃白面大米的时候居多，玉米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可有可无的添腥副食。直到四五十岁后，突然间又对玉米焕发出一种很偏执的喜爱，甚至忘却几十年的儿时方言俚语也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在三十年的生命迁徙中，突然顿悟，唯有玉米方是自己最合胃口的珍馐佳肴。最喜当年秋收后的新玉米糝糝，顿顿喝它都不厌烦，市场粮油店门口声声卖的新苞谷糝，还是和小区门口老大娘卖的苞谷糝不可同日而语。新的就是新的，锅里一煮便见分晓。也爱吃农家乐里的“水围城”，虽然掺了许多白面的“四不像”。再不济，岳母打的白面搅团也喜欢得不得了。

在自己的小院菜地里，种了五棵玉米，多了经营不过来。也种了几棵西红柿、几苗黄瓜、一畦炕面大的时令菜，长势都很好。唯有那几棵最易作务的玉米，却最叫人安心……

我也是在对玉米的再次认识中，理解了父亲，认识了父亲。生活总也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也正是在这稍纵即逝的时分，时时惊醒，会突然间想起多灾多难的父母，正是他们玉米般廉价的默默情怀，一次次唤醒我日渐麻木的灵魂。

（李巨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安大学研究员，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老牲》等3部，其中《书房沟》多次再版并被拍成电影。）

孟建国诗词选

沁园春·岐山礼仪之乡

豪暑微消，秋象方蒙，瞩目周原。览野畴市井，物华土沃；农家里巷，柳暗花妍。五丈风清，卷阿水润，万人情仰圣贤。看今日，喜春潮化雨，故地新颜。

自从凤唱岐山，便钟毓、瑞祥滋蕙兰。恰弘扬传统，再开锦绣；间闾孝悌，阡陌仁绵。一城崇德，六合遵法，礼乐之乡别有天。溯文脉，在群黎肺腑，直沁心田。

谒惠州苏东坡纪念馆

赤壁方吟又惠州，逐臣岁月总无由。谪居不是怨天地，遣兴非为寄惠仇。百缕诗思九死魂①，万般情愫一吟酬。再迁荒远仍含笑，回首犹开啖荔枝②。

注：①苏东坡有句：“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②苏复有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雨后故里

一帘新雨暑器换，故里山河万象妍。岐岭云烟飘彩带，周原礼乐起新弦。秋风五丈忠臣泪，明月千年元圣贤。引得诗人情似火，为寻好句夜无眠。

诗酒雍城（六选二）

一
一别雍城数十春，花开花落总天真。风尘历尽再回首，凤柳钟情是故人。

五
柳林美酒味缠绵，醉倒风流数后前。多少英雄鞭马过，推盏声里换流年。

悼余巧云先生

一声噩耗飞天外，雨倾长安云不开。戏苑名花殇陨落，三秦百姓有余哀。

注：余巧云（1932-2019），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余派”唱腔创始人。

李思民词选

薄幸·桂花

矮小姿态，幽幽香气袭人醉。月宫飘来压三秋，流入人间吐蕊。粟米大黄金模样，雅韵羞更显金贵。枝头攒成串，香弥天际，怨娥太息垂泪。

清香独撒不群，遮蚁穴落金乱坠。赋闲兴味长，独怜金桂。窗前一行排成队，爽目欣慰。浓香无著处，摘来瓶插留余味。恹恹睡起，顿觉滋润甜美。

瑞鹤仙·菊花

红腿香不改，立枝头，华贵雍容光彩。霜风猛使坏，誓死守家园，何曾言败？心中有爱，花仙子，好不气派！有良言相劝，暂避锋芒，蓄势等待。

生性不会低头，钢巴硬正，众芳青昧，谁可替代？蜡梅笑，莫言败。叹江山好改本性难移，岂可跟风乱摆？不坠凌云志，永作百卉表率。

水调歌头·竹

嫩笋高千尺，老竹矮三分。天道后来居上，心系一条根。扶持依偎抱团，相敬提携和群，睦邻格外亲。把住春消息，美名万古存。

昂首立，守节操，最虚心。青春永驻不衰，放眼最销魂。笑迎狂雪骤雨，傲视风刀霜剑，天性一根筋。不仰人鼻息，自信主义真。

齐天乐·梅花

幸占东风第一枝，只报春来早。唤醒百花，妆扮一新，急忙赶来报到，风舞蝶闹。装点好河山，俊俏美貌。云蒸霞蔚，良辰入怀真妙。

功成急忙身退，快隐姓埋名，切忌倨傲。木秀风摧，德高毁来，抽身归隐最好，不落俗套。看你我，纷纷扰扰。藏身林荫，窃自乐着瞧。

古诗新韵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张晓晔 校对：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